

百變書生

古龍名著



(晋)新登字2号

百 变 书 生

古龙名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泰宝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0 字数:650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

ISBN7-5378-1140-7

I·1118 定价:19.80元

百变书生

方俊



孙道元



盛秋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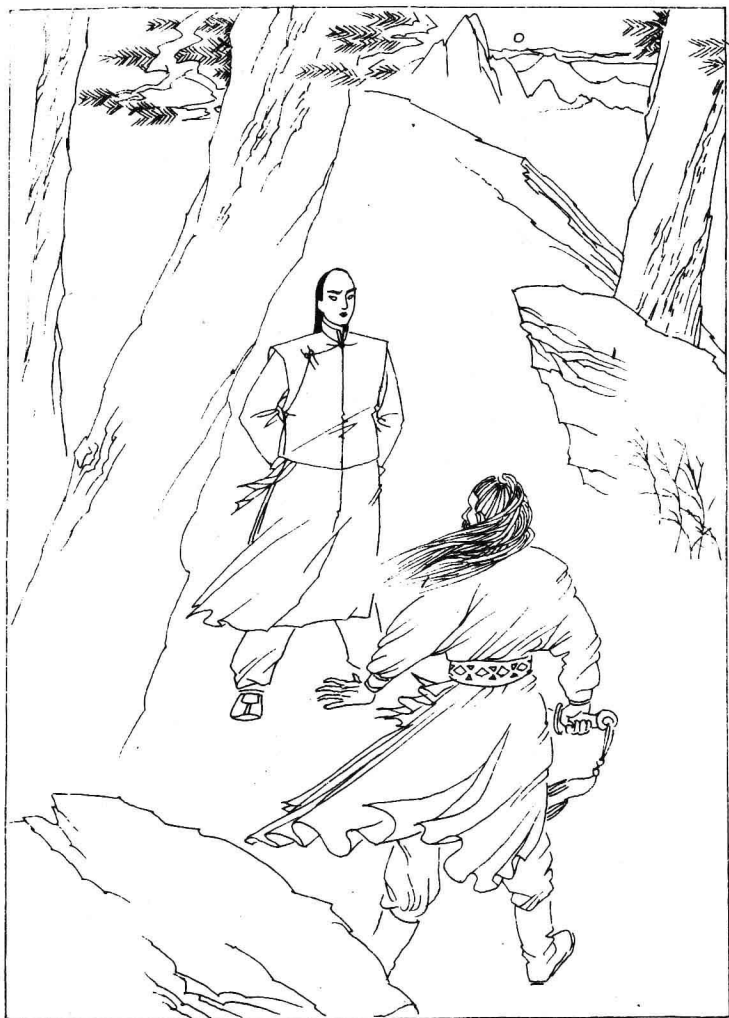
黃天希

津武家



傅灵芝

苏沉英



突然，眼前人影一闪横身拉住去路。

目 录

第一章	误入江湖	(1)
第二章	枯寺鬼影	(23)
第三章	九绝催魂	(46)
第四章	云诡波谲	(68)
第五章	轻描淡写	(91)
第六章	惊艳解围	(113)
第七章	智计退敌	(136)
第八章	魑魅逞凶	(158)
第九章	奇峰暗起	(181)
第十章	魑魅成仇	(203)
第十一章	心怀叵测	(225)
第十二章	鬼蜮心机	(247)
第十三章	杀机逞锋	(270)
第十四章	泰山相搏	(287)
第十五章	釜底抽薪	(315)
第十六章	以毒攻毒	(337)

第十七章	巧施离间	(360)
第十八章	宏宅毒雾	(382)
第十九章	宝刀有主	(404)
第二十章	双邪火并	(427)
第二十一章	追魂三剑	(450)
第二十二章	节外生枝	(472)
第二十三章	恩怨谁诉	(496)
第二十四章	此恨绵绵	(518)
第二十五章	敌友难明	(541)
第二十六章	青龙惊魂	(563)
第二十七章	天外飞舟	(575)
第二十八章	一波三折	(612)
第二十九章	深入魔宫	(635)
第三十章	妙计连环	(657)
第三十一章	铁臂寒魑	(677)
第三十二章	八刀四剑	(703)
第三十三章	天罡地煞	(726)
第三十四章	河洛双盗	(748)
第三十五章	群邪亡魂	(771)
第三十六章	陵隧惊变	(793)
第三十七章	巧布杀招	(816)
第三十八章	圣上南巡	(838)

第一章

误 入 江 湖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此词乃苏轼门下贺铸填，词牌名青玉案，单咏那江南梅雨时节。词句佳妙，词风缠绵，虽悖于其师，但品吟之下，着实别有一番滋味。

暮春时节，江南梅子黄时，阴雨连绵，旬月不霁，终日细雨霏霏，气候倒比艳阳高照的北地还要冷上几分！

距金陵城十数里，隔江相望的浦口古渡，骤然停聚了甚多的人车及肩贩。均因连日阴雨，道路泥泞，无法赶路。这一日，风又猛起，江中大浪滔天，摆渡也已停发，无数舟楫停泊北岸，在水中荡来荡去。

浦口乃南来北往必经之地，虽遇梅雨，倒也少不了吃喝享乐之处。浦口仅酒肆就有三四十家，客栈十数家。

紧靠江岸的一家酒肆内，七八张方桌已坐满了食客，一短装老头又迈入肆中。老头一扫众人道：

“梅雨时节，遇如此江风，实乃老夫有生之年仅见，恐怕今晚大风也不会休止。”

老头显见是肆主，言毕殷殷询问食客需要增添酒食。

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沉闷马蹄声，飘飘细雨中急现出两匹快马。骑者一跃而下，将坐骑系好遮好，双双步入肆内。

这样的天气赶路，一定有急事！

两人均约二十余岁，一身蓝色劲装，肩头兵刀丝穗外露，目光炯炯，英悍过人。

两人扫视一眼，显见一层太过杂乱，蹬蹬蹬几步迈向二楼。

二楼酒肆也颇为宽敞，临江窗口一溜摆四张方桌，可供食客凭栏远眺江景。可惜连日阴雨，船帆尽落，舟帆点点之意境难睹。

靠东木桌上对坐两人，背江是一位五官清正，肤色微黄，相貌儒雅，三绺短须，四旬开外中年人。对面端坐一年方弱冠俊美书生。两人似非相识，在这阴雨之中，只能各自低头闷饮。

那一对蓝衣劲装少年见四张方桌只空东面这一张，也就大刺刺坐下，吆喝店小二送上酒肉。

那相貌儒雅的中年人啜了一口酒后，抬头道：“孤坐肆中，这闷酒实在难饮。”

那俊美书生面泛笑意，答道：

“他乡难为客，旅途多寂寥，在下认为闷酒还是少饮为妙。阁下口音似为三湘，不知何事千里迢迢留滞浦口？”

中年人哈哈一笑，道：

“兄弟姓田，籍隶邵阳，只缘癖嗜壮游，终年四海萍踪。本欲金陵一游，无奈江风浩荡，只好望江兴叹了！”

书生抱拳微笑道：

“原来是田大爷，在下失敬了。”

中年人道：

“岂敢，岂敢。兄弟排行第三，称我为田三即可。敢问弟台缘何事不曾渡江？”

书生微欠身躯，微笑道：

“小生姓汤，草字俊豪。现任两江总督即是家严。此次晋京探望一位远亲而还，家人已于前日返金陵复命，小生因往访问窗学友，一夕勾留不想竟遇上江风骤起，甚是不巧。”

田三爷双眉一挑道：

“汤公子，萍水相逢总是缘，来来来，你我喝他三大杯。”

蓦然，江风一紧，带雨刮入酒肆，汤俊豪不觉脸上尽湿。

邻桌四人，三老者及一妙龄少女，慌忙起身避雨。一老者骂骂咧咧：

“这鬼天气，喝个鸟酒！”

说罢吆喝同行离去。

少女一行尚未走出门首，一蓝衣劲装少年绽出一声奔雷大喝道：

“你们四人回来！”

另一蓝衣劲装少年突离座平空掠出，疾如闪电阻住少女四人去路。

少女一行突又回头疾步走到那失窃蓝衣劲装少年之前，为首青衫老者面色阴冷，道：

“朋友喝阻老朽等去路为何？”

蓝衣劲装少年面色一沉，喝道：

“拿来！在下身旁革囊失窃，显然方才为你等窃去。”

青衣老者面色异样难看，冷笑道：

“光天化日之下，阁下竟诬良为盗，难道朝廷无王法么？”

汤俊豪突感腰际为人轻微碰撞一下，怀中竟多出一物，不禁大感惊愕。那少女距己身甚远，却眸中泛出乞求之色。

他知道那革囊已放在自己怀内，心中极为震怒，但无法宣出于口，少女乞求神光又命他不忍拒绝。

此刻，蓝衣劲装少年闻言不禁一呆，森厉目光上下打量四人一眼，只觉并无可疑之处，心中不由作难起来。

另一蓝衣劲装少年快步走回，道：

“兄弟无须多费唇舌，速搜他们身上。”

突然，田三爷哈哈一笑道：

“须知捉贼捉赃，兄弟看来尊驾并未失窃，何况他们四人亦非江湖中人，不知尊驾存心为难他们是何用心。”

一双蓝衣劲装少年闻言不禁大怒，四道怨毒目光注视着田三爷，杀机猛泛便要发作。

田三爷哈哈一笑道：

“兄弟田青峰，一生走南闯北，爱抱不平，两位如想恃势凌人，兄弟不得不伸手一管了。”

一双蓝衣劲装少年耳闻田青峰之名，不禁脸色一变，忖道：

“久闻金面韦护田青峰，鞭掌双绝，生平少遇敌手，想不到竟是此人。”立时肃容双双抱拳道：

“原来是田大侠，在下等身旁革囊失窃毫无虚假，并非故意为难。”

田青峰微微一笑道：

“革囊是在酒店内遗失的么？也许两位在奔马途中掉失也未可知，怎可强人入罪，但不知囊中置放何物，想必极为重要，是否可以见告。”

此言一出，一双蓝衣劲装汉子不禁面有难色。

田青峰心中暗笑，又道：

“请问两位高姓大名？”

“不敢，在下马天祥，这位是在下拜弟高麟。”马天祥强颜笑道：

“既然田大侠如此说，想必是一场误会，愚兄弟尚须找寻失物，暂且别过。”当下双双一抱拳，走出店外解下座骑一跃上鞍，只听得蹄声远去。

那青衣老者立时一揖至地，道：

“老汉等贩药为生，不料风雨阻途竟遭无妄之灾，如非恩公片言解纷，后果难测。”

田青峰笑道：

“些微之劳不值挂齿，四位快去寻觅店房安歇吧！”

青衣老者谢了一声，一行出店而去。

只见汤俊豪手拈酒杯，似心有所属，默默出神。

田青峰微微一笑道：

“老弟台，你在想什么？”

汤俊豪哦了一声道：

“这种事在下从未见过，百思莫解其中蹊跷。”

田青峰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道：

“江湖中事波谲云诡，老弟并非江湖中人当然不知，其实马天祥高麟并未死心离去，他们认定了是青衣老者等四人所为，晚间必然生事。”

“阁下为何如此肯定？”

“这三老一女显然亦是武林人物，一因马天祥身旁革囊无法证实是他们所偷，是以兄弟才挺身解围，但以后的事就难料了。”

汤俊豪似懂非懂，摇首一笑道：

“此事非在下所知，在下也不想过问。”

田青峰微微一笑，望了店外一眼，双眉微皱道：

“看来狂风愈来愈大，无法成行，兄弟已在平安客栈定下一间房，老弟你呢！”

汤俊豪笑道：

“在下也住在平安客栈。”

田青峰倏地立起，道：

“好，兄弟暂且别过，老弟若不嫌弃，你我作竟夕之饮如何？”

汤俊豪微微含笑点头。

田青峰抱拳略拱，作别走出店外。

汤俊豪又坐了片刻，缓缓起身付了酒食之资，步向店外，

迎着猛烈风雨走入平安客栈。

客栈内挤满了投宿行旅，嘈杂繁嚣不堪，店伙迎着汤俊豪领入最后进一套小独院内。

一房一厅虽小，却也窗明几净，只见院中风雨漫漫，树枝拂摇，由于窗口背风，汤俊豪索兴让窗叶敞开，手握一卷，凭窗展阅。

他那里有心看得下去，默然思忖酒肆怪景，下意识地摸了摸怀中，只觉触手坚硬，回忆那少女目光，只觉不忍拒绝，暗道：

“既然当场不予揭破，就该始终成全，那少女定然还会找来，将革囊还她也就是了。”

蓦地——

一条娇俏人影惊鸿疾闪掠入房中，正是那少女，笑靥如花，却眉目之间泛出忧急神色。

汤俊豪哦了一声道：

“姑娘……。”欠身立起。

那少女急示意噤声，闪入帐后藏起。

汤俊豪不禁一愕，只听送来少女语声道：

“妾有杀身之危，乞公子怜护。”

语声微弱，却字字清晰无比。

汤俊豪双眉微皱后又坐下。

忽闻院中传来一声冷笑道：

“这就奇怪了，一个女娃儿竟然在天罗地网下无缘无故失去踪影，莫非你俩故意胡诌哄骗老夫。”

汤俊豪不禁别面望去，只见院中风雨弥漫内现出一个身

量高大皓首银须老叟，虎目中威凌逼射，神威凛凛，后随一对蓝衣劲装少年，正是马天祥高麟。

马天祥朗声道：

“小侄天大胆子也不敢欺骗师叔。”

高大老人冷笑道：

“老夫与令师共事多年，情如手足，但最近两三年老夫却感觉令师性情大变，非但面和心违，而且行事背道而驰，分明……”

高麟忙道：

“罗师叔不要多疑，眼前就有一个人证，足可证实小侄两人所言不虚。”

高大老人道：

“什么人！”

高麟急趋一步，附着高大老人耳内密语一阵。

高大老人目光灼灼冷视着窗内的汤俊豪，诧道：

“此人真个是抚台公子么？”

忽见一条庞大如鸟身影飞落在院中，只见一个青袍长须老人，目光凝视着自己。

高大老人神色一惊，抱拳笑道：

“陆宗汉兄，多年不见，风闻兄台已供职大内，不知是否真实。”

青袍长须老人冷冷一笑道：

“陆某去处无须阁下挂虑，何况陆某已与江湖中人绝缘。”说时忽瞥见汤俊豪，纵身疾跃落在窗前，笑道：

“果然公子在此，僮仆昨晚已回，大人见公子久久未返，

命卑职去京之便顺途探望，催请速回免令堂盼望。”

汤俊豪一见陆宗汉，不禁喜笑颜开，快步走出室外，笑道：

“强风阻途，此乃无可奈何之事，只待风止立即赶返，陆大人你是如何渡过长江的？”

陆宗汉摇首笑道：

“身奉急命不能误事，只得在上流头找来一条小舟强行渡越。”说着抱了抱拳又道：

“恕卑职不能久留，少则十日多则半月卑职必定赶回。”言毕一鹤冲天拔起，形影瞬即杳失在狂风细雨中。

汤俊豪望了高大老人与马天祥高麟一眼，转身向室内走去。

忽闻身后传来高大老人语声道：

“汤公子暂请留步，老朽有话要讲，不知是否赏老朽一个薄面。”

汤俊豪缓缓转过身来，目泛怒光道：

“江湖中事自有江湖中人伸手来管，在下并非江湖中人，与阁下甚是陌生，将在下强拉在这场是非中，恐阁下将蒙受其害。”

高大老人面露赫然之色道：

“老朽罗冲就是天大胆子也不敢将公子牵入这场是非中，但老朽必须问明公子一事。”

汤俊豪冷然一笑道：

“快说。”

罗冲道：